

從偽蒙第十七次黨大會看偽蒙動向

廖淑馨

一 前言

「蒙古人民革命黨」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召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全國八百三十一位代表^①聚集於首府烏蘭巴托，依據大會釐訂的議程開會四天。大會所標示的議程，一如五年前召開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一樣，不外乎：(一)「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報告，(二)黨中央審計委員會報告，(三)發展「蒙古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偽蒙)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的經濟、文化的主要指示，以及選舉黨中央機構等等^②。

對民主國家而言，類似這樣的大會當可視為執政黨的施政報告；然而，對於在蘇俄羽翼下培育成長，並抄襲蘇共一切作風的偽蒙唯一政黨——「蒙古人民革命黨」而言，黨最高機構的黨員代表大會的決定就是國家的最高決策。因此，這次大會對今後五年偽蒙在內政、外交政策方面的決定，都值得重視。着眼於此，本文擬就此次大會加以分析，以探討偽蒙在這兩方面的前景。

二 一成不變的外交政策

偏遠的地理形勢，使偽蒙遠離世界的其餘部份；而生存於蘇俄及中共兩大強鄰的夾縫中的特殊地位，却為偽蒙的外交政策帶來若干的特色。

蘇俄自扶植偽蒙獨立後，儼然以「保護國」的主子自居。在匪俄關係未顯惡化之前，因恐中共的出面干涉，蘇俄對偽蒙的態度尚有些顧忌。但匪俄雙方由意識形態的分歧演成武力衝突之後，偽蒙全面倒向蘇俄，其原已無法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更以蘇俄馬首是瞻。偽蒙前外交部長林沁(L. Rinchin)曾為文闡明馬列主義是偽蒙外交政策所堅守不變的原則，並謂其與蘇俄兄弟般的友誼永遠牢不可破^③，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蒙古人民革命黨」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對於未來外交政策路線的指示，顯然的並未遠離偽蒙獨立五十五年以來所遵循的原則。

^① Sanders, Alan, "Mongolia: Irreconcilable Frien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2, 1976, p. 28

^② *FBI's Daily Report: Asia & Pacific*, June 15, 1976.

^③ Rinchin, L., "The Foreign Policy of People's Mongol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 1974, p. 1.

林沁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接任農業部長，其遺缺由原偽蒙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副主席杜格蘇倫接任

(一) 強調與蘇俄關係的密切友好

幾十年來偽蒙與蘇俄的不尋常密切關係，可以說是基於施與受之間的相互利用。蘇俄雖倡言保護、援助偽蒙，而事實是蘇俄着眼於尋求意識形態上類似的伙伴，更想策動、輸出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期偽蒙成爲它對外宣傳的一個活樣本。同時，偽蒙也是一個有利利用價值的盟國。因爲偽蒙不僅在聯合國跟着親蘇集團投票，而且以蘇俄代表的姿態出現於蘇俄被拒絕加入的亞、非洲國家會議。譬如：偽蒙本身的經濟雖然仍處於落後階段而有待開發，但它仍以贈與或其他小型計劃的經援方式援助亞、非洲其他的落後國家^④。顯然的，這是出於蘇俄的授意，所提供的援助亦來自蘇俄。換句話說，蘇俄正利用偽蒙以達到它與中共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爭奪影響力的手段。

當然，影響偽蒙與蘇俄關係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中共。因爲在共產集團中敢於背叛蘇俄並給予深切威脅的莫過於北界偽蒙的中共。因此，蘇俄顧慮到其本身的利益，乃選擇偽蒙作爲它探測中共動向的觀察站以及威脅中共核彈基地與政治中心——北平的前哨。至於偽蒙之所以接近蘇俄，則大半由於主觀上存着的若干弱點。譬如：地廣人稀^⑤，不僅人力及經濟上的資源缺乏而須依賴蘇俄的援助，就是偽蒙境內的反中共情緒也須仰仗蘇俄的鼓勵與支持。

蘇俄與偽蒙的這種相互需要、彼此利用的特殊關係，在短期內不容易有變化的。這由十七次黨大會上可以得到證實。譬如：前偽蒙「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副主席杜格蘇倫（M. Dugersuren）在十七次大會前對記者發表談話時指出「蒙古將以蘇共二十五大的決議爲方向來準備自己的大會^⑥。」在六月十四日的大會上，偽蒙總理兼「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書記澤登巴爾（Y. Tsendenbal）也同樣地指出偽蒙將依據蘇共二十大所提示的爲和平奮鬥的方針，繼續執行蘇共二十四大所宣佈的外交政策。同時，他還讚譽俄會布里茲涅夫所主張的赫爾新基的精神及原則，並呼籲「蘇蒙關係友好是蒙古和平及獨立發展，以及蒙古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成功的保證^⑦。」七月間，偽蒙前外交部長林沁訪問東德時，被記者問及偽蒙在十七次大會後的活動時，更表示「這次大會第一個採納的最重要的決定是加強與蘇俄、東德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⑧。」這些偽蒙政治領袖們的談話，明顯地表示了對蘇俄的好感，也可說明蘇俄仍將處於領導偽蒙的地位。在偽蒙十七次黨大會籌備期間，偽蒙共黨也毫無隱瞞地表現出親蘇的情懷。他們將偽蒙今日的「成功」完全歸功於蘇俄的援助，並表示偽蒙人民忠於蘇「蒙」之間的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列寧主義爲基礎的兄弟般友

④ Dupuy, Trevor N. and Blachard, Wendell, *Area Handbook For Mongolia*,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70, p. 249

⑤ 偽蒙面積六十萬四千二百五十平方哩，人口約一百四十萬。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哩二·一八六八。

⑥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三日。

⑦ *FBI's Daily Report: Asia and Pacific*, June 15 1976

⑧ *Ibid.*, Aug. 3, 1976

誼⁹。同時，在十七次黨大會開會的前幾天，蘇俄爲了證實與僞蒙的友誼而展開了所謂「蘇蒙友好日」的活動¹⁰，而出席僞蒙十七次黨大會的蘇共代表團主席庫拉科夫（Kurakov）也曾在大會上肯定地爲蘇「蒙」友好密切關係提供了保證¹¹。由以上種種跡象看來，十七次大會後的蘇「蒙」特殊友好關係，仍將繼續維持。

（二）擴大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

目前與僞蒙建有邦交的國家一共有七十九國¹²。但僞蒙早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就已經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僞蒙與社會主義國家接近，自然係由蘇俄從中拉攏。這些國家雖然倡言以馬列思想爲基礎而達成與僞蒙的合作關係，但事實上，這種合作却「影響了蒙古在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的發展，並增進了蒙古工人階級的生活¹³。」因此，我們可以說，主要的是政治的因素拉攏了僞蒙與蘇俄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經濟互助委員會」在這方面所發生的作用，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目前，僞蒙的經濟發展循着第六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推進。在僞蒙本身的經濟尚未達到自主獨立之時，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并透過「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援助或合作，自是僞蒙無法抗拒的誘惑。同時，這次大會上許多出席大會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團也都異口同聲地譴責「毛澤東主義」，很明顯的這種惡其所惡的策略，當然能够取悅僞蒙。也難怪十七次黨大會所得到的結論之一是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以及意識領域等方面的協調及合作¹⁴。

（三）反毛澤東主義

中共與僞蒙建交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時間上僅遲於蘇俄。匪「蒙」關係的顯見裂痕，雖應溯因於匪俄的交惡，但自一九六五年以後，雙方關係即已罩上了不睦的陰影。一九六六年中共拒絕派遣代表參加「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五次大會，甚而拒絕援助在僞蒙發生的水災¹⁵。文革期間，若干事件的發生使得匪「蒙」關係曾經一度瀕臨斷交的邊緣。但文革後，匪「蒙」關係却有轉好的跡象。僞蒙總理就曾表示其本國想盡辦法促使匪「蒙」關係正常並恢復合作，而中共報刊在這段期間的反僞蒙言論也減少了。只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發生，匪「蒙」關係正常化的醞釀又多少受到了影響¹⁶。且自一九七三年後，僞蒙的報紙又重現若干抨擊中共

⁹ Ibid., May 19, 1976.

¹⁰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

¹¹ *FBI's Daily Report: Asia and Pacific*, June 15, 1976.

¹²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

¹³ Kinchin, L., "The Foreign Policy of People's Mongol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 1974, p. 4.

¹⁴ *FBI's Daily Report: Asia and Pacific*, July 27, 1976.

¹⁵ 遠東經濟評論一九六七年年報。

¹⁶ Sima, Jiji,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acific Quarterly Review*, July, 1973 pp. 581—582

的文章^①。相對的，中共的報刊亦對偽蒙予以反擊。

偽蒙抨擊中共，不外兩個原因。其一，對偽蒙本身而言，中共的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嚴重地傷害到偽蒙的自尊。因為，根源於中共所詮釋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少數民族政策是中共用以強迫同化居住在內蒙古自治區域內的蒙古人民的欺壓工具。基於同文同種的立場，偽蒙認為中共放棄了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教導，而且剝奪了中國人民及民族團結的機會以及享受自治的權利^②。他們不僅控訴毛澤東主義漠視中共偽憲及其他文件中有關少數民族的文化、藝術、教育以及文字語言的條文^③，而且指責中共十大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新憲是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權力的剝奪」^④。顯然的，意識形態的分歧是偽蒙用以詰責中共的口實。其二：對於以蘇俄為首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而言，中共是叛逆者。因為，蘇俄主張以軍事的緩和和來補充和鞏固政治上的緩和，但中共的領導人却是「和解（Detente）政策」的極力反對者^⑤，而中共意圖聯美制俄之舉，更是違反社會主義國家以階級為主臬的外交政策原則。因此，毛澤東主義被視為極端敵視社會主義的思潮^⑥。

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七次大會上，澤登巴爾曾指出當前中共領導階層的政策對於全世界的人民構成極大危險。因為，毛澤東主義損害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解放運動以及人民的和平和安全^⑦。姑不論此種言論之真確性與嚴重性，但偽蒙既一貫忠於社會主義大家庭以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利益，自是激烈反抗毛澤東主義所表現的一切^⑧。因此，澤登巴爾在大會上指示要「根據原則，竭力尋求與中共關係的正常，但堅決反對毛澤東主義」^⑨。換言之，毛澤東主義的存在是匪「蒙」關係不睦的癥結。目前，毛曾已斃，其後繼者是否仍將奉毛澤東主義為其制定政策的依歸？匪「蒙」關係能否因毛曾之死而有轉機？都是值得密切注意與深究的問題。但有一點，似可斷言，即偽蒙所堅持的原則是排斥、反抗毛澤東主義，而非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更非中國。

三 施行第六個五年計劃

偽蒙的長期經濟、文化發展計劃始自一九四八年。由於五年計劃被視為建設偽蒙社會，發展偽蒙經濟的具體綱領，一如以往的黨員代表大會，偽蒙第十七次黨大會的另一任務，就是為未來五年的國民經濟以及文化發展，擬定目標及指示。

^① 偽蒙真理報，一九七三年四月五日及十四日。

^② 偽蒙真理報，一九七三年四月五日。

^③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 XXV, n. 51, Jan, 16, 1975, 原載 Pravda, Dec. 24, 1974, p. 3.

^④ 遼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五年年報。

^⑤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 XXVI, n. 23, July 3, 1974, 原載 Pravda, June 11, 1974, p. 4.

^⑥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

^⑦ *FBIS Daily Report: Asia and Pacific*, June 15, 1975.

^⑧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

^⑨ 同註^⑧。

第六個五年計劃在十七次黨大會上被認為是以物質、技術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更進一步改進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重要步驟。因此，在這個前提下，目前五年計劃的重要工作可概括為：(一)保證社會生產的增加，(二)提高社會生產的效率，(三)改進國民經濟及文化各部門工作的品質，(四)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質及文化水準。為達成這些工作的任務，第十七次大會分別作了若干的指示。

由於偽蒙的經濟情況與蘇俄的其他東歐附庸國家相比，仍有一些距離，而且這些國家早已爲了其本身政治或經濟利益，以經援爲名透過「經濟互助委員會」不斷援助偽蒙。在此情形下，偽蒙已意識到過份依賴外來的各種援助，將導致經濟永遠無以自主的後果。因此，十七次黨大會的當務之急就是呼籲增加其本國的生產及改進其本國的技术。

(一)重要的經濟任務

針對物質需要的增強，此次黨大會所指向的目標，便是增加生產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在未來的五年內，黨大會所設定的生產目標預計增加四〇至四四%，這與上一個五年計劃的增產實值四四·五%沒有多大的出入。而且由預計五年後，偽蒙的工業生產將提高六〇至六五%，農業生產將增加二六至三〇%^②看來，工、農業的增產將占所有增產品的八一%，無疑的，工、農業是第六個五年計劃發展的重點。

上一個五年計劃預計工業增產五三至五六%，農業增產二二至二三%；而在去年總結時，其工、農業的增產分別高達五五·二%及二六%。如果依照這個增產率加以預測，目前五年計劃所擬定的增產目標，在沒有特殊的災變，以及「經濟互助委員會」其他會員國不斷的援助下，應該是可以達到的。又由新計劃預計工業增產爲農業的兩倍多來看，偽蒙似乎仍視工業發展重於農業，甚或偽蒙的工業發展仍落後於農業部門，而須加鞭快趕。當然，這與偽蒙二十多年來要建設偽蒙成爲工農化經濟的社會的理想也有密切關係。第十五次黨大會曾經認爲當工業生產占國民經濟五〇%以上之時，即可達到工農化經濟的目的，而這個目標預計於七十年代完成^③。目前的五年計劃顯然爲七十年代中最後的一個經濟發展計劃，它所担负促使偽蒙經濟工農化的任務，更形重要。

因而，十七次黨大會對於未來五年經濟發展的指示方針可概括爲^④：

(1)農業方面：其主要工作是提供農、牧產品以應人民食用與工業原料之所需，這說明了達成工農化經濟的目標，仍有待於農業生產的配合，故黨大會指示增加三一的資金供作發展農業之用，開墾土地二十三萬公頃，並提高農業生產二六至三〇%。畜產方面，在五年計劃完成之時，預計牲畜頭數較去年的總結增加一至一三%，如製品產額提高二五至二八%；牲畜頭數每年增加九百一十萬到九百三十萬頭；肉產量增加二〇至二四%；乳類二六至三〇%；毛皮類六·五至九%以及蛋類二·五至三倍。爲了配合畜

② *FBS Daily Report: Asia and Pacific*, July 2, 1976, 預計每年增加農產品四至四·五%，工業產品九·八至十·五%。

③ 遠東經濟評論一九六七年年報。

④ 同註②。

產品增加的目的，黨大會同時指示擴建畜舍，畜牧場，乳品製造廠以及改進牧草灌溉等工作。

(2) 工業方面：強調繼續增加工業的潛力以滿足人民對於工業產品以及與日俱增的輸出原料的需要。未來五年中，產品成本的降低以及品質的提高將是重點工作之一。爲了配合蘇俄的動力體系，一個能够生產十一萬瓩動力的發電廠預計興建於偽蒙國內的中心位置。而且動力工業的預計增產目標要比上個五年計劃增加一·八至一·九倍。其他工業產品，諸如：金屬工業增加一·五至一·六倍；輕工業三二至三六%；食品工業二五至二七%；林木工業四五至五〇%；建材產品一·七至一·八倍。黨大會同時又指示運輸業及礦業的增產。此外，全國統一的廣播系統亦將繼續興建。

(3) 勞動力的問題：偽蒙幅員不小，但人口只有一百四十萬左右。因此，勞動力一直是受人注意的問題。因爲，國民生產的成長率、產品品質的改良以及經濟化政策的加強，都與國民收入有密切關係，而國民收入的提高又有待勞動力的增加。六十年前，偽蒙是沒有工業勞動力的。如今，偽蒙最大的目標是要達成「工業農業化」。因此第十七次黨大會非但對於有效地利用勞動力，作一般性的提示，對勞動力的補充作全盤的計劃，而且還明確地指示在第六個五年計劃中，工業勞動力預計增加三四至三七%，建設方面的勞動力增加三一至三三%。在黨大會的文件中并未明確指出農業勞動力增加的問題，可能基於兩個因素：即農業勞動力已足夠促進農業生產，並可達到預計的生產目標而無須再加強調；或農業在偽蒙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如工業重要。

然而，勞動力增加的問題，如果從長計議的話，則應由根本上的培養作考慮。因此，這次黨大會對社會及教育等方面發展的指示也爲其中心工作之一。

(二) 社會及教育工作的發展

培養技術人員，提供勞動力以及提高工人程度首在教育的紮根。在現階段裏，黨大會的指示既不偏重於職業與技術的訓練，也不特別着重一般教育的發展。概括而言，由托兒所與幼稚園的學前教育一直到專門技藝的訓練，全涵蓋在社教發展的計劃中。譬如：黨大會指示托兒所、幼稚園至少要增加二〇%的學生收容量；擴建普通學校以容納至少四萬七千名學生。同時要利用夜間學校教育以提高四萬五千到五萬名工人的一般教育水準；訓練三萬名受過中、高等教育的專家，並利用職業技術學校訓練至少四萬五千名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此外，預計派遣普通學校的八至十年級的九千名畢業生到職業技術學校以及國民經濟生產部門受訓或參加生產。很顯然的，偽蒙的教育體系是側重於中等的一般及職業教育，對於大學教育的發展並未加以特別的提倡。這似乎說明偽蒙目前的教育制度尚未臻至「百年樹人」的耕耘目標，僅僅是着眼於配合社會的急需而已。依據黨的指示，科學只是用以促進國家生產力以及提高生產效率的工具。

與教育措施同時受到注意的應該是社會福利的改進。根據黨大會的指示，自一九七七年起，將給予家中有嬰兒的職業婦女特別假期，並附帶支給部份薪津，俾能安心在家照顧嬰孩，直到六個月大爲止。對於傷殘以及失去擔負家計能力者的養老金，將平均提

高一五%。一九七九年開始，農業合作社員工的年老退休金將增加五〇%。醫療衛生的改善也同時受到指示，某些醫藥的價格將降低一〇至一二%；醫院病床增加二五%等等。

社會與教育發展的終極是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這也是本次黨大會所揭示的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之一。在第六個五年計劃完成之時，國民收入預計可以增加三七至四一%，其中工人的工資將增加七至九%，農人工資將提高一四至一七%。倘若僞蒙真能達到這個目標，那麼，我們將懷疑它所謂的忠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原意。因為，工、農人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的盟友」，而且占僞蒙人口一半以上^⑳，目前，工、農業又是五年計劃的重點發展工作，何以僞蒙社會的中心份子的收入增加率僅占其預計的總國民收入增加率的五六·八至七〇%呢？實值尋味。

四 結語

在國際舞台上，僞蒙仍舊維持它追隨蘇俄的原則。對外政策方針與蘇俄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採取了完全一致的步驟。「蒙古人民革命黨」也曾於一九七三年元月的一項特殊的法令，強調僞蒙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在於其確信馬列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布里茲涅夫更曾讚譽僞蒙是世界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㉑。因此，僞蒙黨中央第十七次大會上的總結報告以及各國出席代表的發言，仍一致認為同蘇俄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與合作是黨及國家對外政治路線的基礎之一，只有加深社會主義一體化才是僞蒙進一步順利發展的重要條件。

目前與僞蒙有外交關係的七十九國中，社會主義國家占多數。由這次黨大會共有六十個國家派遣代表前往參加，可以證明。被目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仍未正式承認僞蒙，而開發中國家在僞蒙的外交政策上已漸受重視，理由已如前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澤登巴爾曾於此次黨大會上聲稱：「蒙古將繼續積極執行鞏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方針，把亞洲變成安全和合作的大陸」，並主張「召開新的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㉒。顯然的，這與蘇俄倡議的「亞洲安全體系」，不無相關。

僞蒙與蘇俄的密切關係非僅限於政治方面。前僞蒙「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副主席杜格蘇倫曾表示：「蒙古沒有一個角落，國民經濟沒有一個部門察覺不到蘇俄的援助」^㉓。因此，在上個五年計劃執行期間，雖曾因蘇俄過分重視僞蒙的工業發展而導致對於畜牧業的疏忽，使得計劃所定的二十五萬頭牲畜生產目標，一再延後，但目前的五年計劃仍舊再三強調擴大、加深與蘇俄及其他「

^⑳ Dupuy, Trevor N. and Blanchard, Wendell, *Area Handbook for Mongolia*, Washington, D. C.: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70, p. 339.

^㉑ 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卅三頁。

^㉒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

^㉓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三日。

經濟互助委員會「國家的經濟、科學以及技術合作；不僅在與蘇貿易上預計增加五〇%以上，還打算在一九七六—八〇年間由蘇俄協助建設三百多個項目及培養專業人才^{③④}。根據最近資料的報導，上個五年計劃期間，僞蒙工人階級增加了約三萬人，其中有許多是在蘇俄的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的^{③⑤}。目前又有二百四十四名僞蒙青年赴蘇俄職業技術學校學習^{③⑥}。這似乎可以說明：在現階段，蘇俄仍只限於協助僞蒙訓練基層的技術工人，而非訓練真正可以擔當更大任務的科學人才。

雖然第六個五年計劃中提到國民經濟的投資超過前十年的總和，但在黨的指示文件中僅見到它對於工農業與社會教育發展的重視，至於重要的國防預算，未見編列，其用意深費猜疑。如果由蘇聯協助建設的企業產品約占僞蒙全國產品一半^{③⑦}的報導，可資採信，則蘇俄實足以控制僞蒙經濟的命脈。對僞蒙的前途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不是黨代表大會所擬訂的發展計劃或是空喊與蘇俄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合作，可以解決的。

③⑧ 同註②。

③④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③⑤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

③⑥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

從馬克斯、列寧到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探源

尹慶耀著

在共產黨徒的心目中，馬克斯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者，列寧是共產主義的實行者，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是否就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翻版呢？

本書作者尹慶耀先生，以他清晰平實的筆觸，道出了他的意見：他認為在基本哲學以及最終目的方面，各國共黨完全一致；但在策略運用以及與此相關的理論闡述方式方面，則可有其不同。尹先生在本書中對毛澤東思想做了一番精湛的探討剖析。

實售每本新台幣二十五元。

國外地區航寄每本美金三元正。

平郵每本美金一元五角。